

Annick Geille
Un amour de



SAGA

萨冈之恋

我不知道让我们珍惜的人通常都是些极端脆弱的生命——
他们可能明天就会死去。
我不知道我们所爱的一切，
如昙花一现，总是最早凋零。
我不知道去爱他们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和爱人在一起就是头等要务，
守候在他们身边为他们服务是一种必须，
正因为这些我们才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唯一的借口就是年幼无知，
在这个年纪没有人会明白这个道理。
除了萨冈。

[法]阿尼科·热尔著 黄荭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Annick Geille
Un amour de

SAGAN

[法] 阿尼科·热尔 著
黄荭 译

萨冈之恋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萨冈之恋 / (法) 热尔著; 黄荭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80225-851-8

I. ①萨… II. ①热…②黄… III. ①萨冈, F. —生平事迹 IV. ①K835.65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22509号

Un amour de Sagan

By Annick Geille

©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2007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Dirigée par Chasse-Litté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2008-9113

萨冈之恋

[法] 阿尼科·热尔 著 黄荭 译

策 划: 胡小跃

责任编辑: 高 瓦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30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45千字

版 次: 2010年1月第一版 2010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851-8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萨冈教会了我唯一有用的技能——
摧毁我们因为对自身的盲目而演的戏。
她送给我的是一台锻炼思想的机器。

目录

阿莱西亚街二十五号 [1]

弗朗索瓦兹 [45]

贝尔纳 [130]

关上的百叶窗 [204]

[译后记]

激情，那只永不回头的小狐狸…… [208]

[I] 阿莱西亚街二十五号

感情总是相互的。

——雅克·拉康，《文集》

在我身后，站着那位给众人分发巴卡拉玻璃玫瑰的司仪。每个人都要把玫瑰扔在离地面七米深的棺木上。我的那朵也从高处落下，摔成碎片。我有点儿眩晕，站立不稳。殡仪馆的职员并不是故意的，但他之前已经给我葬礼上用的玻璃玫瑰了。我记得它幽幽的光泽，一点儿火焰色，我抓着一块天鹅绒手帕，紧紧攥着不放。强忍住退后的念头，我想象弗朗索瓦兹躺在棺木里的身体。秋日苍白的阳光越发加深了葬礼的不真实感。这是死亡用一面放大镜照出周遭一切的时刻，穿黑衣的男人、铁铲、铁锹、墓穴上的沉寂、泥土的气息和这个将要被埋上的坑。我想到了自己的末日。

一个女人等着。我给她让了道；不远处站着弗朗索瓦兹的贝尔纳。从葬礼一开始，我就在人群里找他。是不是应该走过去？他肯定什么话都不会说，而我也同样无语。在弗朗索瓦兹身边，我们又一次走到了一起。最后一次。他穿着一件土黄色的风衣，也许是一件深色西装，拄着一根和衣

服颜色搭配的手杖。他的头发灰白，我的头发想必也一样，这让我们看上去像故交，或许我们也可以算是旧友吧。友谊皮粗肉厚，而爱情却脆弱不堪。有高潮，也有低谷，要小心对待，要不离不弃，爱情就像穆拉诺玻璃或一件萨克森小瓷器，磕着碰着就斑驳了、裂了、破碎了，一滴相思泪化成的红岩水晶。闺中好友会化解误会和错怪，而爱情却什么都不会原谅。

弗朗索瓦兹的亲人并不多，我在人群中认出几位：她儿子、姐姐、伴侣，沉重的寂静就像我们的伤口。我们都有自己的烦恼、皱纹、一丝憔悴的脸色，未老先衰。对比鲜明的是，人群中这儿那儿的，晃动着几个年轻人的轮廓，仿佛一种几乎令人痛苦的美好。我想走到贝尔纳身边去，当年弗朗索瓦兹曾把他“借”给我。他没有哭，这不是他的个性。我成功地朝他那个方向挪了几步，我真希望他能转过身，看到我，脸上浮现出一点儿生机，但他却视若无睹，置若罔闻。“贝尔尼”讨厌下午开始的那段时间，仿佛日子露出它空虚的里子。弗朗索瓦兹也更喜欢傍晚。贝尔纳，一直和她一起生活，在我过去曾经和他们一起生活过的所有地方，这一刻他消失在黑色的重重身影中间。在她眼中那么重要的他如今仿佛只是一个普通朋友。他的低调又让我看到了他的高贵。

我知道这是他和人群疏离、为了让自己躲在文字里的方式：完美的音韵，曼妙的音乐，从希腊语、拉丁语、希伯来语、广东话中来的词根，几乎抽象的动词，失控的节奏。那是他为自己量身定做的，他的《美狄亚》的木筏。他只要关上出口，放下帘子。橙汁色的伏特加，青柏色的生活。

过去，我常常看到他开小差。他的在场可以是一种假象。他逃遁隐匿在词语里——他唯一的挚爱。他很绅士，殷勤有礼，但过一分钟或更久，他就走了神，既没有看到也没有意识到“我把你弄糊涂了”——或者“我得先搞定我的词句”，他当时心里这样想着，一脸小孩子的得意忘形。逃离真实的重力，他在意识中改变了《房子的主人》中的最后一句话，那是他写的一本小说，一个可以保护他一切的虚构故事，包括写作的理由。幸

福？某种所谓幸福的东西。最坏的总是最保险的。但不幸并没有好处：词语拦住了他的去路。其他并不重要。我担心这一次“贝尔尼”会受不了脑子里太多的念头。在神父祝圣后他可能会崩溃。不管怎么说，没有了弗朗索瓦兹，他迟早有一天会倒下。并不是因为傻乎乎的浪漫，诸如永不分离的情话，而是因为她是他的好妈妈、他的避雷针，没有了她，干吗还要在乎呢？还能在乎什么呢？我很想挽着他，握他的手，在他身边，不言不语。但人群把我们分开，之后，沉默更加凝重。萨冈公主的亲友们一下子全不说话了。我想到了佩姬。想到在短短六个月间就夺去她生命的癌症。她的墓和弗朗索瓦兹的墓挨得那么近，让人动容。萨冈生前总爱嘲笑永恒，早就已经料到了她们死后的影响。佩姬之于她就像萨冈之于贝尔纳：保镖、亲姐妹，一张保护网。有人哭出声来。在我们的哀思里有一种宗教色彩，某种领圣餐的意味。太阳时隐时现，让我们免受了烈日暴晒之苦，大家穿的都是深色衣服，显然都很厚实。汗滴和血泪交汇在一起。我脑海中又浮现出佩姬的眼睛，“贝尔尼”让人倾慕的目光，伊莎贝尔·海尔深夜的墨镜。

“贝尔纳，等等……”我嘟囔道。在众人哀伤的沉寂中，大声叫他显然不合适。他没有看见我，走开了，被家人和部长们簇拥着。他走远了。他是否真的愿意在这里找回那位饱受岁月、疾病、遗憾侵扰的女人？那位人们以为深藏不露其实却像脸上的鼻子一样一览无余的女人？我真希望他能听见我的祈祷，昨日的断篇残章。我们曾经和弗朗索瓦兹一起生活过，在阿莱西亚街。或许在那里，“总是在别处”，在某个地方，依然残留着这位他曾经深爱过的“奇怪的小人物”的点点滴滴？我当初认识的和如今躺在墓穴里的女人仿佛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陌生人。把她们分开的是沉重的时光或者不如说是她的作品。千钧重的时光逝去，却如一声轻轻的叹息。四分之一世纪就如冷不丁一个激灵，第一次，这个秋天里没有了萨冈。

“没有比当其他人度假归来而你留在巴黎刚开始写一本小说更美妙的事了，你不觉得吗？”她带着心满意足的神情对我说。画面杂乱无章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一个赶走另一个，有什么东西从记忆的长河中逆流而上，带着其他记忆一起浮出水面，在遗忘的最后一刹那被挽救的遗迹。我在坟墓间走着。我想起在一片甘蔗地里，法国国旗下，弗朗索瓦兹得意地挥舞着她的帽子的样子。我们的夏天，曾经的春天，它们是否沉入了这片代表过去遥远生活的冰海之中？这种古老的体会其他人似乎也经历过，和主角相符的虚幻而离奇的人生，弗兰克和萨冈，菲茨杰拉德式的人生，因为弗朗索瓦兹也有她盖茨比的一面。暗夜的飞蛾。

对弗朗索瓦兹而言，没有什么过分美好的。忍不住泪水，我拉开把我带到瑟扎克的出租车的车门，跑这一趟简直是贵得离谱。“贝尔尼”沿着椴树、柏树走着。我可以朝他跑过去，喃喃地说：“我们曾经共度过一段美妙的时光，阿莱西亚街洋槐花的味道，你记得吗？别只看到我们苍老的皮肤、我们被恐惧和死亡纠缠的目光，别再去想我们的疲惫、我们的不幸、对我们虎视眈眈或者已经逮住我们的病痛。记得我们的弗朗索瓦兹的沙漠、森林和那些圣诞夜我们曾经穿越寒冷的外省，就为了找一桌好酒好菜。”但为什么非要在他最哀伤的时刻直愣愣地出现在他面前呢？我犹豫了，手扶在车门上，司机在他的后视镜里盯着我看，我要误火车了。柔情对我说留下，怯懦却命令我逃走。后者占了上风。三十年后，主人公们死的死，散的散。我们偶尔碰到，在教堂、在鸡尾酒会上，我们依然相爱，然后记忆用一块大大的殓布把一切都盖上了。

车门开开关关的声音，穿黑衣的女人们互相拥抱，花圈一个接着一个。有两三次，弗朗索瓦兹让我心头一热，那么脆弱的器官——心。我不能不最后看一眼她的山谷就离开。我听到她的脚步声，在阿莱西亚街的台阶上响起，在街灯晕出来的光圈中，手搭在胯上，她屈身给一个告别的

吻，我回头向她示意。当我把目的地告诉司机的时候，他显得很高兴，菲雅克火车站很远。我打开手提包数数自己还剩下多少钱：我不坐头等舱旅行。一张照片掉在软座上，是我祖母的照片。美人痣淡了，整张脸都褪色了。小时候，我就已经预感到了会有那么一个象征我的自由思想的地方。会有一些人能颠覆折磨我的资产阶级的种种规矩。在阿莱西亚街，我找到了奇思妙想的集大成所在，我所追寻的第五元素，一个由智性、芜杂统治的世界。在萨冈那里，一切都必须受到质疑。没有任何东西是写好的，没有大师的本本，只要她觉得过得去又不得罪别人就行了，就算得罪人那也不是有意的。醉生梦死的生活。当一铲铲洛特省的泥土盖住她的身躯，我想到了我们内心的汹涌。某种与友谊、默契、激情、欲望和文学千变万化的面容相关的东西。最初的魅力，决裂的痛苦。

汽车沿着洛特河行驶。我筋疲力尽，闭上眼睛。弗朗索瓦兹。她的生活，在一段时间里，也是我的生活。她的家，是让我之所以成为我的子宫。必须唤醒这种灼热的痛苦，它随我们心情的不同飞快地拍打着、变化着。半睡半醒间，我又看到了当年的自己，第一次，在阿莱西亚街二十五号。无忧无虑，壮志凌云，那时候我以为自己是永恒的。

那天，空气里有凉意也有欢乐，巴黎在最美的日子里亮相，大学开学、艺术实验室开放的日子，咖啡馆里挤满了兴高采烈又在同一个地方聚首的市民，这对见识过外省荒凉的街道、空荡荡的商店、在商店后间回响的钟声的人而言，更是让人欣慰。大人们再也不能烦我了：我就是满心欢喜的人群中的一个。童年，说到底，无非如此：一月月，一周周，一天天掰着手指数日子的艺术，直到呆若木鸡。我穿着我亚马孙河风格的装束，金色扣子的上衣，与之搭配的裤子。茂密的头发披散下来，遮住我的脸

颊，仿佛天意。

阿莱西亚街，某个星期五下午五点。“不晓得在哪儿。”司机说，打断了我的游思。我在想自己离婚的事儿——刚尝试行使法官和律师们开始热衷裁定的“轮流监护权”，我常常是一个人过——我儿子有一半时间待在他父亲家里。那段时间，想儿子的折磨时不时侵扰我，和孩子肌肤相亲简直就是一种毒瘾。剩下的也只有工作上的乐趣，不知不觉竟成了我的追求。

我们走的路不对。司机迟疑了几次，绕了几次路。我的约会定在五点：我怀揣使命出师不利。小学生们一个个跟在拎着食品兜的妈妈们身后：一派我童年时代的外省景象，除了我们最终到达的阿莱西亚街，它洋溢着自己独特的韵味。人行道上栽种着两排洋槐。我到了一座不起眼的楼房前。白色的门面，三层，五个窗户，中楣上雕着十九世纪装饰艺术风格的天使。门漆成绿色。一个侍女引我到接待间。“您请坐，夫人马上就来。”她对我说。客厅的左边临街，右边朝花园。没有壁炉，一台电视机就放在地毯上；独脚小圆桌，花束，钥匙串，电话；这儿那儿的，摆着几张和长沙发搭配的扶手椅。窗边，一架上面堆满了书的钢琴；一包酷尔烟丢在矮桌上。这样的房子让我不由想起伦敦市中心的乡村别墅。奢侈而极富个性的格调。我朝游廊走了几步，圈起来的这块儿空间挺可爱的，爬山虎、围墙和雕像。某种会让像我这类人都想歇息一下的所在，感叹“年龄已经在那儿了，我想好好享受享受：比如，做梦”。作家的房子。

管家没有回来。我在这里已经无事可做，不如趁早溜走，免得去忍受我预感到的诸如“夫人另有约会，我们会再通知您”之类的尴尬。在一面镜子里，我看到自己此时此刻和此前的挫败。带点儿蠢乎乎和幼稚的模样。至于我来阿莱西亚街所要寻找的，是一次我力所不能及的冒险。我最后看了一眼自己待会儿就不会坐在里面的客厅。因为我很快就会离它而

去，这间屋子变得越发“柔情似水”。我朝门口走去，为了重新感受人行道上的安全。右边，我看到是厨房。一只猫挨靠在一只本可以一口把它咬死的德国牧羊犬身上睡着。

“猫叫胖咪奴。”

萨冈穿着一件红色的长袖羊毛开衫，里面是一件男式衬衫，下面是牛仔裤。她的眼里洋溢着欢乐，好像一切都没什么大不了的，甚至是我的迟到。

“我很抱歉，堵车……”

“至于狗呢，叫威瑟。”她打断我，手搭在膀上。露出一个友好的微笑，她引我走到客厅。当她在长沙发上坐下，我注意到和长袖羊毛开衫搭配的一串木头项链、皮带和靴子。交叉着两腿，她听我说话，左脚有节奏地晃着，背靠着沙发，注视着我，仿佛是一个熟识的朋友。的确是她，有点简约的精致轮廓，那件太大的背心，孱弱的身影围在一片薄荷脑色的云朵里，飘着香草的音符。她斟了酒给我。人们跟我说过她总是很急，定下来的事情她也会改主意、变日程、换口味、改计划。而这会儿，她似乎很懂得如何让人放松。“尽管个子高大，威瑟温顺得就像只小绵羊。”她接着说道，俯身倾向小矮桌去取一个打火机，“您瞧，这就糟了，无论哪个强盗、小偷都可以放心大胆地进来，威瑟会友好地趴在他的脚上！”她常常两个音吃掉一个，但她辅音发得重，可以让人听懂她的意思，仿佛她的思绪不耐烦动词的迟缓。她的话就是一堆乱糟糟的杂音。她再弯下去一点儿取那包酷尔烟；一绺头发散下来，遮住了她的脸。我从包里取出一支香烟。

“您为什么找我？”

“您是《你好，忧愁》的作者。”

“您喜欢所有您发表过的作家？”

“是的。”

“一言以蔽之，您喜欢文学。”

“是的，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但没有您，这行不通。没有您，我会一败涂地。”

一道闪电打破了她光滑的慵懒表情。弹了弹酷尔烟的烟灰，她仔细地打量我。伊莎贝尔·海尔，她的秘书，曾让我给她寄了十几本我主编的月刊。她的声音在我听来是那么忧郁，让我以为已经没戏了。“萨冈夫人不能肯定可以给您一篇未发表的短篇小说。而且再怎么讲，那也会很贵，很贵……但话说回来，你们有海外版，没错儿吧？或许你们杂志的几个版本可以通力合作？支付方式包括一定数目的现金，必要时，我会告诉您下一步怎么做。”用抱歉的口吻罗列她的种种条件，秘书的声音很轻，我不得不让她重复了约会的时间和地点。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您形容一篇您未发表的短篇小说会让我多么高兴……”说不清楚理由，我笑了。

“您已经做到了。”

她的目光离开了刘海儿的遮掩，更仔细地打量着我。结果似乎不错，因为她的脸色明朗起来。所有还残留在眼角的担忧消隐了，她变得很年轻。我低下头把脸藏在头发里。在巴黎，金钱并不是万能的，这也是我喜欢巴黎的原因。我不能向萨冈解释我在找到她之前所走过的漫漫长路，但我眼中闪耀的热切她是明白的。想到我所去过的那些地方，我不禁战栗了一下。我会不会也在这个人们无法摆脱偏见的城市里醒来？在萨冈身后，是一幅画，鹅卵石的台阶上站着一条狗。

“主编一份杂志您可算不上老，伊莎贝尔说杂志的发行量有二十五万册。”

“跟您写的那么多书相比，您也够年轻的。”

“但您一定想象不到有多少老妇人是在她们妈妈的建议下读《你好，忧愁》的！”

“就像我。所有看我主编的杂志的人都是在看牙医的时候……”

她笑出声来。短促的“咯咯”的笑声，大约每五句话就会发出的两个音。就跟广东话一样，一个词可以是一个意思也可以是它相反的意思，萨冈的笑也有不少含义。

“您不觉得我们在楼上会更自在些？”

我在雷奥穆尔街的《法兰西晚报》社看过她的档案。想必是我身上有什么让她喜欢，因为据我了解，上楼去她的房间并不像她让别人以为的那么容易。

“您的名字是——抱歉。”她捡起香烟重拾话题。

“阿尼科。”

“布列塔尼的安妮？”

“我是布列塔尼人。”

“我出生在洛特，您了解洛特地区吗？那是不靠海的布列塔尼。我的真名是夸雷，弗朗索瓦兹·夸雷。”

我知道她特别担心伤别人的心，她会千方百计让哪怕是刮毛工也相信他的职业是神圣的。我跟着她上楼，严阵以待。

“德尼？你在吗？”房子的女主人一边上楼一边大声问道。

“不在。”有人回答。

“德尼正迷‘性手枪乐队’。”萨冈解释道。她的房间似乎比楼下的客厅还要大。一面落地窗朝着花园。有一张长沙发，壁炉里生了火，一棵橡胶树，叶子碰到天花板，枝丫伸到一张巨大的床上方，床上扔着几张打字机打的稿子，一包“小卢”饼干、几本书和几份报纸，四下散落。她靠在靠垫上，有一点儿芭芭拉的神情。

“您随意。”

牛仔的衬衫和皮带给了她一副假小子的派头。她的房间就是她的“窝”。从她待人接物的方式看，报社的资料透露的都是实情。她一

直冲我微笑着。我在一张扶手椅上坐下。我看到一张马的照片，可能是“飞旗”。

“我常常遇见成功人士。他们总是非常……而您，您是那么……您明白吗？”

“贝尔纳·弗兰克会告诉您成功是一种幸福的轻蔑。和他一起生活，我不知不觉就变谦虚了。”

手放在颈后，她凝视天花板。我没读过贝尔纳·弗兰克的书，现在后悔也太迟了。我料到她在某个时刻会引用她伴侣的话。好了，引完了。

“您认为上流社会让我开心？我和您一样，我只爱文学。”

“您最喜欢的书是哪本？”

这个问题不该问她。她喜欢的书有十本、一百本、一千本。

“《野棕榈》，不假思索。奇怪得很，还有本杰明·贡斯当的《阿道尔夫》。当然还有《词语》。”

她站起身，靠着白色的墙，她再次目光炯炯地盯着我看。她回答的不是一个问滥了的问题，她跟我透露了一个秘密。《野棕榈》、本杰明·贡斯当、萨特的《词语》……文学品位说明一切。

“为什么更喜欢本杰明·贡斯当，而不是拉法耶特夫人？”

“在感情问题上，他已经什么都谈到了，您不觉得吗？”

“不觉得，证明就是，《你好，忧愁》。”

她的眼睛一亮。在我对面的镜子里，我第一次发现自己并没有那么糟糕，可能是这个发型很适合我，半长不短的栗色头发。

“您不觉得人不该以貌取人吗？”她朝我这边看了一眼，说道。

“还有第一印象。”我回答道。

她回了我一个微笑，恰好看到我把一条腿翘在另一条腿上。什么都逃不过她的眼睛。一声叹息、换一个姿势、拿香烟的手姿，我感觉她能注意到一切。

“得问问沙佐是否留下来晚餐。”一位褐发女子掷地有声地说道，没敲门就进来了，手里拿着一包万宝路。

她穿着一套山东绸衣裤。严峻的面容，黑色的眼睛，刘海儿齐到眼睫毛，高颧骨，鹰钩鼻，让人想到埃及女神的鼻子。

“你觉得要问？小猫咪？”

她们交谈的方式说明她们非常亲密。

“你很清楚没有足够的三文鱼！”

“我给您介绍佩姬·罗什。”萨冈用下巴指了指进门的人，大声说道。

奈费尔提蒂朝我转过身，仿佛她这才发现我的存在。

“您就是那位记者？原谅我打断您的采访，但这个家里什么事都得管！沙佐肯定可以联系到，我们完全可以问问他是否来吃饭，或只是来喝一杯。就这么点儿事儿，简单得很！”

拿过电话，萨冈朝我背过身去。接着是一段长长的低语。

“您认识弗朗索瓦兹很久了吗？”叫佩姬的那位问我。

她千方百计努力尝试缓和她的表情，但她还是少了点儿女人味儿。她把每个音都发得很重，和萨冈的含混正好形成明显的反差。

“才十分钟。”

“真的？”

“埃及女王”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一边抽出一支万宝路。

佩姬·罗什明确、爽直，和萨冈身上捉摸不定的含糊恰好相反。

“好，还不止这些，我还要了解德尼的安排。一切都得管，在这个家里，真是不可思议，不过，还是好好工作吧。”

出去之前，她弯腰拾了一根柴扔到壁炉里。当她直起身，她环视了一眼，仿佛为了确信一切都和萨冈的好心情相映成趣，她审度的目光里带着母性的温柔。

“我走了，弗朗索瓦兹。”她扶着楼梯的栏杆加了一句。

她说“弗朗索瓦兹”有一种特别的味道。辅音如破竹，元音却如天鹅绒织物般轻柔，结尾的“e”没发出来，有一种中性的亲昵。女小说家挂了电话。“雅克大概午夜时分来。”她大声说道。“既然如此，我就让泰雷莎休息了。”佩姬·罗什回答。

“言归正传。”萨冈说。

她再次倚着墙，拍了拍和椅子色调搭配的靠垫。

“我刚才说一篇您的短篇小说会引起轰动，我肯定您有一篇谁都没有读过的新作。”

“那还得您喜欢才行啊！给。”

我接过她从床上捡起来的稿纸，有点不知所措，那几张我一进门就注意到的纸张，在它们的作者面前读对我而言简直是一种考验，因为她会观察我的反应。考验很快就成了真正的愉悦。短篇小说是以她很擅长的风格写就的。

“它归您了。其他的问题您自己和伊莎贝尔商量吧。您没饿吧？这会儿？”

“您的意思是……”

“如果您乐意，这正是问题所在，因为我也一样，也不晓得自己是否乐意。佩姬和德尼不和我们一道用晚餐，那么，彼此都自由了，不是吗？”

我马上觉得她很美。某种锐利、镀金的东西，一种让某些身体别具一格的优雅。我喜欢她的审慎，这是腼腆的人所拥有的特权。剪得很齐的头发框出一张岁月留下沧桑痕迹却童真未泯的脸庞。

“那就说定了，您留下来！烟熏三文鱼配波兰伏特加，您喜欢吗？不够四个人享用，但就您和我，那简直是恰到好处。我来通知泰雷莎。”

她拿起电话。

“怎么才能当上像您负责的那样一份报纸杂志的主编？”随后她问道。